

浅论《文心雕龙·定势》

谭丽

湖南大学,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

摘要: 本文结合各家理论著说和自己的阅读学习体会, 探究《文心雕龙·定势》篇之“势”的内涵与特征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“定势”的规律原则。

关键词: 《文心雕龙·定势》 势 内涵 特点 定势 原则

中图分类号: 750.14 **文献标识码:** A

纵观《文心雕龙》的体系, 包括总论、文体论、创作论和文学评论, 从理论到批评都有所涉及, 可谓是“体大周虑”的文学理论著作。我们一般认为《定势》篇属于创作论内容, 和《神思》、《体性》等一样讨论的都是“文术”的问题,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罗宗强先生在《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》中评价:“刘勰理论的又一独具成就, 是为中国文论提出了‘势’命题”。但他又指出:“势”是“刘勰理论中最吸引人而又最飘忽空灵、最捉摸不定、难以把握的一个范畴”。据笔者统计, “势”在《定势》篇中前后共出现21次(不含篇名), 由此可知, 对《定势》篇的研究注定要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理解“势”的内涵。

目前学界对“定势”之“势”的研究角度不同, 众说纷纭, 立论各异。近代黄侃探本溯源, 以文字考证的途径求解“势”之内涵, 释为“法度”。《文心雕龙札记》引《考工记》、《说文》、《上林赋》作详细考训, 指出:“势当为槩, 槩者臬之假借。”“臬, 射埒的也。”又因“臬”“本为射的, 以其端正有法度, 则引申为凡法度之称。”范文澜在黄侃法度说的基础上, 提出标准说。“势者, 标准也。审察题旨, 知当用何种体制作标准。标准既定, 则意有取舍, 辞有简择, 及其成文, 止有体而无所谓势也。”黄侃和范文澜对“势”的解释都具有强调某种强制性内涵的意味, 实际上偏重“定”字立义。

刘永济则批判了黄侃的势即法度说, 认为“虽合雅话, 非舍人之旨也。”他自己的解释是“所谓势者, 姿也。”原因是“姿势为联语, 或称姿态; 体势, 犹言体态也。”此说显然从静态角度对“势”立论, 将“势”解释为姿态、姿势、体态。

陆侃如和牟世金提出“表现形式”说。他们在解释《定势》篇中的“夫情固先辞, 势实须泽”这句话的时候, 说:“这是对‘尚势而不须悦泽’的纠正, ‘势’必须润饰, 说明刘勰的体势论侧重于表现形式方面。”涂光社承此说, 在《文心雕龙“定势论”浅说》一文中提出:“‘定势’是创作过程择‘术’的一部分, ‘势’与现代文论中的表现方式在概念上有相近之处。”

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“势”与文体风格紧密相关。王元化《刘勰风格论补述》言:“刘勰提出体势这一概念, 正是与体性相对。体性指的是风格的主观因素, 体势则指的是风格的客观因素。”寇效信在《释体势》中说:“对自然界事物来说, ‘势’指它的一定的‘姿态’; 对文章来说, ‘势’则含有风格的意思, 不是作家的个人风格, 而是文体风格。”并且, 进一步指明:“文章之‘势’不是一般的文体风格, 而是形成文体风格的必然趋势。”认为势是“文体风格”, “不同的体裁形成的不同风格是势”, 持这种意见者最多, 除上面几人外, 如周振甫、王运熙等都持这种看法。

童庆炳提出语势说。“《定势》篇讲解文家写作运用语言过程”, 所以“《定势》篇所讲的‘势’, 是指语势, 即《通变》篇所说的‘文辞气力’之‘势’”。说的更详细一点, “势”有两层含义:“第一含义, 是体裁规定的规范语体, 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语体。写作的时候, 要‘循体定势(语体)’。”“刘勰的‘势’还有第二个含义, 即个人的语体之语势, 作家在创作中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而形成的不同的语体之语势。”

以上即是关于“势”范畴内涵具有代表性的几家之言。结合自己浅薄的阅读经验和学习体会，笔者更倾向于接受将“势”作有关文体风格的解释。

一方面，从纵向角度寻找支撑理由，分析“势”在刘勰之前的其他艺术领域里运用的涵义。如寇效信在《〈文心雕龙〉之“势”的辨析与探源》一文中，考辨出《文心雕龙》中的文学理论术语之“体势”与书法评论和音乐评论之“体势”有一脉相承的关系。“势”在书法评论中有“笔势”和“体势”之分：前者指某一书法家用笔的动态美，如王羲之的“笔势”被称为“飘若游云，矫若惊龙”；后者指某一种字体的动态风貌。一定的字体，不论真、草、隶、篆，在形体上各自有一定的静态特点，这是它的“体”。“体”决定了它必然具有独特的行笔走墨的动态风貌，这就是“势”。二者合称为“体势”。音乐也讲究“体势”。以弦乐器为例，一弦的多少、长短、间隔和紧张程度，是乐器的不同形体，即乐器的“体”。乐器的“体”决定了它在声音及音响效果上有一定的特色。但是同一形体的乐器因为演奏者投入情感的差别，可以呈现不同的“势”。

刘勰在熔铸他的理论术语时，少不了从古代典籍中广泛地吸取思想材料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说他某一概念和观点完全来源于某人某书。联系他在《通变》篇提出的创新原则：“先博览以精阅，总纲纪而摄契”，面对众多材料时，当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袭承和运用前人的思想材料。其中，有的是吸取了它的概念和基本观点，有的是袭用了它的某些材料，有的是吸取了它某一方面的观点作为自己的养料，有的则明确地提出来作为自己的对立面，与之划清界限。因此，上述书论和乐论中“体势”的概念特点可以为《定势》篇中的文论之“势”提供一定的理解参考。

另一方面，结合《定势》篇的具体内容来理解“势”的内涵。《定势》篇开篇就说：“夫情致异曲，文变殊术，莫不因情立体，即体成势”，阐明“势”产生的基本规律。指出文章是表现写作主体情意的，情意不同，自然应选择相应的表现“情”之“体”。譬如要申明讨伐敌人，只能用“檄”，而不能用悼念死者的“诔”，此即“因情立体”，刘勰非常重视这一点。《铨裁》篇说：“履端于始，则设情以位体”；《知音》篇曰：“将阅文情，先标六观：一观位体……”。“位体”就是指“因情立体”，“位体”妥帖之后，文章的取“势”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规定。如写作“檄”体，必须遵循和体现“檄”的体势，即“植义扬辞，务在刚健。插羽以示迅，不可使辞缓；露板以宣众，不可使义隐。必事昭而理辨，气盛而辞断。”（《檄移》）刘永济在《文心雕龙校释》有相似论述：“舍人论体势相因之理，实具条贯与谐和两义。条贯者，一篇之中，构体宜与其情同符。谐和者，一体之内，取势宜与其体合节。（体）与情同符，则情更明。（势）与体合节，则体更显。”意思就是写作中做到了“情与体合”，文体才能更鲜明、更确切地表达作者的情意；达到了“体与势合”，体势才能更贴切、全面地彰显文体，三者既条以贯之，始末相承，又是密不可分的和谐统一体。

由此可见，对“势”的内涵的把握无法离开“体”的风格规定性。

“情——体——势”近乎演绎公式般的关联是“势”之有定性特点的明示，不用多加赘述。但是，刘勰论“势”并不只看到“势”对“体”单一的依附性，也看到了“势”之无定的多样性一面。刘勰一再强调：“随性适分”（《明诗》），“因性以练才”；“各师成心，其异如面”；认为作者的“才有庸俊，气有刚柔，学有浅深，习有雅郑，并情性所铄，陶染所凝；是以笔区云谲，文苑波诡者矣。”（《体性》）显然，他认识到和肯定了主体风格的多样化。《定势》篇第三段同样指出：“桓谭称：‘文家各有所慕，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，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。’陈思亦云：‘世之作者，或好烦文博采，深沈其旨者；或好离言辩句，分毫析离者；所习不同，所务各异。’言势殊也。”“势”受作家的气质禀赋、思想水平、审美趣味、艺术特长的影响，不同的作家就会有不同的“势”。“是以模经为式者，自入雅典之懿；效《骚》命篇者，必归艳逸之华；综意浅切者，类乏酝藉；断辞辩约者，率乖繁缛”。模仿经书的人，自然有“雅典”之“势”；效法楚辞的人，走向“艳逸”之“势”。创作者学习的模板和榜样不同，个人文章风格也大不相同。正所谓“铨范所拟，各有司匠”，“匠”不同“势”自会受很大的影响。同为汉乐府的旧题《短歌行》，曹操“对酒当歌，人

生几何?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,忧思难忘。何以解忧、唯有杜康。青青子衿、悠悠我心。但为君故,沉吟至今……”曹丕的“……我独孤茆,怀此百离。忧心孔疚,莫我能知。人亦有言,忧令人老。嗟我白发,生一何早!长吟永叹,怀我圣考。曰仁者寿,胡不是保。”体裁一样,但是作家的创作个性使得两首同题乐府形成了十分不同的“势”。在文体对文章风格的客观规定之下,创作者还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,在审美趣味的驱动下,凭借个人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学习,实现“势”之理想型的达成。

讨论完“势”的内涵和特点,再来讨论“定势”的规律问题。“定势”的第一个原则是以自然为基础。“圆者规体,其势也自转;方者矩形,其势也自安。”刘勰将这个比喻依照“情”、“体”、“势”的层次作了分解:规、矩是描绘、制作圆或方形物的工具和规范,“规体”与“矩形”的确立,是因为它们分别要表现圆与方的实质内容。“圆者规体”、“方者矩形”决定它们有自然而然的转动之“势”或稳定之“势”。客观世界本就千姿百态,故任何一部作品的题材内容总有它与众不同之处,这原是“乘利而为制”的前提条件。“如机发矢直,涧曲湍回,自然之趣也。”抓住了“矢直”、“湍回”的特点就能够表现弩机发箭的力量和山间溪流激荡回旋的流势。自然的原则要求作品展现事物的本质特征。“譬激水不漪,槁木无阴,自然之势也。”突出事物的特征之后,还须忠实事物的本来面貌,顺应其运动变化的自然趋势。湍急的水流不会泛起涟漪,枯死的树木也不会有浓密的树荫,强调“自然之势”的真实。这里的主张和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篇里的观点有所呼应,其言曰“龙凤以藻绘呈瑞,虎豹以炳蔚凝姿;云霞雕色,有逾画工之妙;草木贵华,无待锦匠之奇。夫岂外饰,盖自然耳。”强调“自然之势”就是反对矫揉造作,追求表现方式的本色。

“定势”的第二个原则是“即体成势”。一方面“体”的角度来说,《定势》篇罗列了各种文体的风格、特色,如“章表奏议,则准的乎典雅;赋颂歌赋,则羽仪乎清丽;符檄书移,则楷式于明断;史论序注,则师范于核要;箴铭碑诔,则体制乎宏深;连珠七辞,则从事于巧艳”。诸多体裁,各有风格、色彩,不同的体裁即形成不同的文势。要做到体势相配就要对各体之势都要有一定的了解,要“括囊杂体”,“兼解以俱通”。所谓“渊乎文者,并总群势”,也就是说真正深谙作文之道的人,能够全面掌握各种风格。而真正要做到体势相配,具体到一篇文章中,还要懂得“兼通偏用”,也就是说,在广泛而深入地了解各体之势的基础上,在一篇文章中要形成一类统一的“势”,不能让不同或者说对立的势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,否则就会“总一之势离,是楚人鬻矛誉盾,两难得而俱售也。”。同样,文章的风格也是变化、发展的,如何做到变化、发展?刘勰提出了“此循体而成势,随变而立功者也”的观点。

另一方面,从“势”的角度来考虑。《定势》篇征引刘楨之论后立即指出:“公干所谈,颇亦兼气。然文之任势,势有刚柔,不必壮言慷慨,乃称势也。”显然刘勰不独取刘楨那种“兼气”之“势”的涵义,相当于否定了“势”与“气”的必然联系,即论“势”言不及“气”。这里大相径庭于当今的习惯看法:谈到“势”就只能是高屋建瓴、剑拔弩张或者席卷之势、奔腾之势。刘勰感知到“势”这种语义的不对称性,故声明不一定非得是豪言壮语、慷慨意气才能称之为“势”。人们熟悉的“势”,大多隐含强大盛壮的意思,甚至带有某种威压的姿态。刘勰并不否认它的存在,只不过以“势有刚柔”一语,将其划入阳刚一类。文章之“任势”可有刚柔之别,实则重申:作者当依循作品“情”、“体”之刚而成其刚,或者依循其“情”与“体”之柔而成其柔。而“情”、“体”、“势”的尽力贴合实际又是向“自然”原则的归附。

“定势”的第三个原则是“执正驭奇”,主要针对当时“逐奇失正”的“讹势”。关于“讹势”,《通变》篇有段话:“黄唐淳而质,虞、夏质而辩,商、周丽而雅,楚、汉侈而艳,魏晋浅而绮,宋初讹而新。从质及讹,弥近弥淡,何则,竞今疏古,风末气衰也。”在这段话中,刘勰历数文体“从质及讹”发展生长过程,指出造成“讹势”的根本原因是“竞今疏古”,即人们竞相追求时尚新奇的东西而疏远、摒弃了古代的规范和传统。刘勰在《通变》篇明确提出“矫讹翻浅,还宗经诂”的主张。《定势》篇云:“自近代辞人,率好诡巧,

原其为体，讹势所变，厌黜旧式，故穿凿取新，察其讹意，似难而别无他术也，反正而已。”刘勰对追求奇诡的文风提出了批评，指出讹势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是颠倒词句。如鲍照《石帆铭》中“君子彼想”，正言当是“想彼君子”。江淹《恨赋》的“孤臣危涕，孽子坠心”，正言当是“孤臣坠涕，孽子危心”。“夫通衢夷坦，而多行捷径者，趋近故也。正文明白，而常务反言者，适俗故也。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，苟异者以失体成怪。旧练之才，则执正以取奇；新学之锐，则逐奇而失正；势流不反，则文体遂弊。”人们纷纷迎合时代的潮流，只有少数老练者能够掌握正确的方法驾驭新奇，做到“酌奇而不失其贞，玩华而不坠其实”（《辨骚》）。而大多数人忽视了文章措辞的规约，在颠倒文句、好巧取新之中穿凿失正，让文势脱离了掌控，失体成怪。正如“赞”所指出的“枉轡学步，力止寿陵。”综合起来说，“执正以取奇”，就是要宗法经典写作的准则，熟悉文体规范，以传统的、正常的规矩和要求，作为一种标准和尺度，去驾驭、支配文章写作中的变革和创造，并且用以去遏制“诡巧”、“趋新”的“讹势”。

有学者提出“风格之成因有三：一是时代所凝，即一定的时代条件、生活环境、社会风尚和传统文化对作者的影响；一是作者才性之浅深，即作家的思想立场、生活道路、艺术才能和个性特征对创作的影响；一是文体所需，即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格调。”本文用来总结“定势”的规律原则与此说有相合之处。“定势”的“执正取奇”原则产生于针砭时弊，“即体成势”原则产生于文体的规范性，“自然”原则则涉及创作主体的立场和个性。

参考文献

- [1]王运熙,周锋.文心雕龙译注[M]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2.
- [2]黄侃.文心雕龙札记[M]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1.
- [3]王元化.文心雕龙讲疏[M]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6.
- [4]刘永济,文心雕龙校释[M]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
- [5]童庆炳.文体与文体的创造[M]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6.
- [6]涂光社.因动成势[M]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2009.
- [7]童庆炳.《文心雕龙》“循体成势”说[J]文化与诗学,2009(02).
- [8]寇效信.释体势[J]陕西师范大学学报,1983(01).
- [9]寇效信.《文心雕龙》之“势”的辨析与探源[J]陕西师范大学学报,1984(03).
- [10]张贺.《文心雕龙·定势》论[J]阜阳师范学院学报,2008(04).
- [11]林奇.《文心雕龙·定势》篇绎旨[J]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,1992(03).
- [12]曹婷如.文心雕龙自然之势论[J]长江大学学报,2013(09).

A Brief Discussion on "The Fixed Potential of Wenxin and the Dragon"

Li Tan

(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Hunan University, Changsha /Hunan, 410082)

Abstract: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"potential" of "Wenxin Diaolong - The Constant Potential". On this basis, it analyzes the rul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"potential".

Keywords: potential, connotation, characteristics, principles, potential

作者简介(可选):谭丽, 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2017 级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。联系方式: 15274997821